

【輯二】燦若繁星，向愛航行

TZU CHI FOUNDATION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化雨春風

專訪慈濟技術學院張芙美校長

文／陳美萍



化人世荒蕪成眾生福田

晨曦初現，陽光灑在慈濟技術學院。

佇立佔地近十四公頃的校園內，心胸開闊雄壯。眼前是青翠的山峰，有晶瑩剔透的露珠、還有徐徐暖風吹拂。薰風吹過綠野、綻放花朵、穿過走廊、進入教室、漫步茶道教室、花道教室、靜坐教室、音樂教室、又溜出窗外、迎向圖書館、鑽出演藝廳、最後消失無影，滿校花木都被喚醒，生機盎然。

慈濟技術學院的校史典籍當中，明載了當初創校起因於籌建慈濟綜



合醫院，為培育人才之所需，遂興辦護理專科學校、醫學研究中心、醫學院之計畫。醫院啓業之後，衡諸實際需要，依原定計畫創立「慈濟護理專」，招收二年制日間部護理科，大幅提升了東部地區護理教育的品質。後改制為「慈濟技術學院」，增設放射技術、物理治療、幼兒保健、醫務管理……等科系，升格的慈濟技術學院，將更廣大的傳授應用科學與技術，培養具有關懷社會、尊重生命、大愛精神及人文素養的專業人才。

菩薩的智慧，父母的心

什麼樣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？什麼樣的老師才是好的老師？

慈濟技術學院張美校長闡述慈濟的教育理念：「用菩薩的智慧來教育學子，用父母的愛心來呵護英才，讓每一個人心中那朵清蓮，潛藏無量的才、智、德、慧，都能自由的舒展、綻放出來。」

猶如慈濟技術學院的校歌「少年的心像蓮花一樣，蓮花一樣，在慈濟滋潤下綻放。」高信疆先生的詞，深入描述了莘莘學子在這裡如沐春

風，心無所染的學習境界。

「學校最大的特色在於『專業、人文』並重，專業的部份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師資、教材、設備專業化，這些都是必須的。人文上的素養，就十分不容易修習了。我們設計花道教室、茶道教室、國學教室、靜坐教室，還有文物展覽室等等，為什麼要設計這些教室？譬如學習花道，從插花中，我們明瞭主、配角的關係，推及社群當中自然與和諧的道理。在選用插花素材時，學生會注意色澤、姿態，細緻的觀察中，他們看見自然的力量與智慧；為什麼這種花只在冬天才開？為什麼長成這般曼妙姿態？枝幹的色澤怎麼會如此垂涎欲滴？從花道當中，學生學習了美的鑑賞，也學習了自然的智慧，從『美』當中學會了『愛』，會去『愛』就會去『珍惜』。」

在書畫教室裡，學生揮毫運筆，運用自如。「生活上必須要有柔性的東西。」張校長說，「筆雖潤滑柔順，卻要力道十足，從書畫當中，看世間的角度會不同。」茶道讓學生「以茶紓解緊張情緒，以優美儀態教化小動作。」而靜坐教室「讓自己與自己對話」，聽聽心中的聲音，從靜思中修養自身。



「愛是可以開發的，」張校長說，「我們提供環境的薰陶給學生，這種『境教』會提升人們內心的層次，我相信學生有無限可能，所以不會放棄任何一分鐘。教育是百年樹人，不是看現階段，但是現階段如果是屬於我們的任務，就得做到最好。」

在張校長第一次寫給畢業生的祝福語中殷殷慈示：「為人謀事，必忠必敬；與人交談，必謙必和。」校長的贈言是自己奉行不渝的座右銘。

從沒有第二心

原本任職於弘光護專，在一次因緣際會中認識林碧玉副總執行長，雙方就治學理念交換看法，沒想到卻因此受邀擔任慈濟護專的校長，這中間的思考長達一年。

「在原單位服務時，與同仁相處得十分融洽，加上長官的栽培，我從來不曾有過第二心，也沒有離開的理由。」

忠、誠、信、實一向是張校長的處事原則，面對同仁與長官的厚愛，她始終沒動過離開的念頭。

「我是在萬般不捨之下離開的，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慈濟需要人，而弘光護專一切都已上軌道了。」當時慈濟還沒有今日這般規模，會員只有五十多萬人，上人憑其智慧領導一些有熱忱與理想抱負的人，就這樣踏出一條路徑來。

「對我來說，上人辦校的理念是很『高貴』的。」證嚴上人一句要辦「最優秀的學校，最優良的學生」促使張芙美校長不斷地思索：How to build（如何籌辦）？How to provide（如何提供）？「學校是一個時間有限的良心事業。我一直在想，怎麼樣可以在有限的時間裡實現上人的理念。有很多人說二年制的學校，頭一年進來是新生，第二年就成了畢業生，時間很短，除了專業科目，還能教給他們什麼？我不是這樣看，是因為才一、兩年，時間很短更要好好珍惜。為人師長的要盡其能的付出，不要小看這一、兩年，在學習中他們或許就已帶走什麼。將來學生畢業了，出去社會上做事，要他說些什麼、建議什麼、或負責什麼，即使不是主導者，也會因見多識廣而能貢獻點什麼。」

年紀很大才做學生



學生時代的張校長是什麼樣子？

「我從唸書到工作，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再唸書，一路上都是很自然的發展。我沒有想為一個學位唸書，最後拿到博士學位都是順其自然的。我那個年代，還沒有所謂的護理專業領域的研究所，那時候護理相關的大學只有兩所，三專一所，大概到了一九七九年才有專門的護理研究所。我本來在學校機構任職，隨著工作需求發覺能力必須跟著提升。我去讀碩士的時候年紀都超過四十歲了。那時候很珍惜讀書的光陰呀！晚上做功課，寫報告，頭何時貼在枕上的都不知道。」

因為珍惜，所以忘我，乃至於廢寢忘食。既然身為學生，讀書就是第一本分。張校長專勤於守本分這一件事情上，卻獲得了浩瀚的知識回饋己身。

「我從來不對學生說什麼讀書很重要，將來可以做什麼怎麼樣之類的話。我也不曾用學位去炫耀什麼。讀書，應該是一件沒有壓力的事，人生的路這麼多這麼廣，學位只是其中一小點的份量，甚至於沒有份量。要說學校應該教給學生什麼？大概就是做給學生看吧！學校是導航的領航員角色，讓他們看到人生的路可以自己安排，每個人都是自己人生方

向的舵手，方向盤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引領他們明辨是非善惡。」

照顧原住民少女

創設護理專校是希望培育「照顧病人的護士」而不是「打針發藥的護士」。創設時，當時花東地區有原住民販賣少女事件。上人便偕同張校長著手計畫輔導原住民少女就業的方案。

「上人的想法是，讓原住民少女有一技之長，便有固定收入。有固定收入，便可以改善經濟狀況，經濟狀況可以改善，就會改變命運。」

每年固定招收原住民國中畢業生五十名（實際上超過這個數目），補助五年學雜費，「既然是補助，慈濟基金會就補助到底，小孩不需向家裡拿一毛錢，除了學雜費全免、伙食費全免、住宿費全免、課本制服全免之外，還發給學生零用金三千元。」張校長說：「國中畢業生都還是未成年的小孩，我們這麼做，是希望原住民父母只要願意把小孩送過來，其他的都不必擔心，這比起將小孩賣到西部要好。」

不僅如此，學校還成立原住民文物展覽室，將原住民生活中所使用



的器具（捕魚器、魚網、石桌、石槌）、雕塑（圖騰、皮件）、以及編織的衣帽展示出來，點點滴滴傳遞了工藝技術與智慧。

不忘初衷

「沒有轟轟烈烈，所以平平淡淡。」張校長形容自己的人生，「但我心中總有一份充實的愛。」

最讓張校長感動的是，上人和精舍的常住師父們，每每見到校長，總不忘記問候她的先生與家人。送小點心，永遠給兩份，數十年如一日。「他們把你當成家裡的一份子，隨時隨地都惦記著，那種精神從不改變，叫人動容。」

在張校長的心中，不論是出家人的關懷，為人師長的職責，都體現了「人生的價值就在付出」這句話，付出使心靈感到自在與踏實，而不忘初衷是前進的動力與元素，既然方向正確，好的堅持就應細水長流。

典雅莊嚴的建築、清新恬靜的校園，山青水流不禁讓人謳歌讚頌。張校長一本初衷，孜孜矻矻於春風化雨中。

手把青秧栽滿田

作育英才的教師群

文／陳美萍



每年六月驪歌響起，畢業在即，慈濟技術學院濃情依依。

從懵懂青澀到自信活躍，即將畢業的學生在教室黑板留下慈濟因緣：「相聚應惜緣，感念為師艱，善解忍辱力，學子天地寬。」有人用慈濟語彙為精神科的實習要點下註解：「遇 aggression（躁進），善解包容；遇 withdraw（退縮），智慧與愛。」

校園內處處都可見到學生敬愛師長，珍惜最後時光的畫面。有人寫卡片給懿德媽媽：「是一股暖流，流過我的荒蕪，帶來青綠草原。」有人不具名留下信件，放在老師桌上：「在細雨飄落的陰天，再也沒有什



麼可以讓我有生命繼續的理由。那溫柔的關心，來自您的愛……」

學生就要離開，群聚在禮堂，上人親自開示，期許即將踏出校門的學子，時時以「大愛」服務眾生，以「給你」（與「護理」一字台語發音相同）的精神，撫慰病苦蒼生，善盡聞聲救苦的職責。師長提醒學生要提得起責任，放得下身段，要照顧好自己的心，要心中有愛……臨別依依，師長說的都還是殷切的企盼與深切的關懷。

莊宇雯老師心燈長明

「以前我當學生的時候煩惱很多，因為我這個人，執著很多。尤其面對感情上的問題，很困擾呀！」莊老師回憶以往，不禁笑了起來。

當初主動寫信到靜思精舍想了解慈濟，之後進入學校任教，一晃眼，十年就過去了。「現在想想，時間真的過得好快，十年了，真是不可思議，學生時代都好像已經是很遙遠的事了，現在我幾乎沒有什麼煩惱，沒有什麼放不下的，生活很輕鬆自在。」

研讀楞嚴經五、六年，莊宇雯老師修持一身佛法，語默動靜之間透

出安寧祥和，別瞧一身溫和，纖纖女子的她，對於電腦語言的程式設計可是箇中好手。「我是學數學的，研究所念統計，對於數字或者有邏輯性的語言很容易進入，當初學校希望將行政電腦化，我就從中摸索，開始寫電腦程式。」

非本行領域卻因學習而引發了興趣，「那時有股衝勁，連續幾個晚上可以寫出好幾個電腦程式。」她笑著補充，「現在不知哪兒去了？」也許因為一切上了軌道之後，程式的需求不復當初。在摸索的過程同時藉事練心：「我那時程式要是寫多了，也還是會煩，但是一煩就會立刻後悔。後來我修正自己的態度，只要別人請我幫忙，我一定會先答應下來，讓對方安心，之後再視輕重緩急、調配時間來處理。」這種溫和的態度，讓莊宇雯老師在大家心中成為溫柔女俠。

蔡長書老師與學生共勉

「我很喜歡這裡，以前對慈善、醫療、教育、文化四大志業並不了解，但是對慈濟的印象很好。畢業之後我一直待在單純的學術環境裡工



作，後來因為希望工作與專業更Match，所以從嘉義老家到東部這裡來。花蓮是個好山好水的地方，我在這裡可以算是開拓了人生的旅程。」

師大化學系畢業，碩士博士都在清華大學取得，蔡主任的求學之路算是十分坦順。「我很慶幸自己求學之路不顛簸，但是也意識到自己一直是個會讀書的機器，我的學生生活受限於社會觀念的束縛，並不夠多采多姿。當年我以為光會唸書的學生生活已經很苦了，等我帶領一群別人所謂的『放牛班、B段班』的學生之後，才真正大開眼界，那是與我求學生涯完全不同的世界。」國中任教的經驗，讓蔡主任對於國內教育體制只有嚇一大跳。

一九八〇年代，北縣的學校十分純樸，蔡主任任教於海港附近的一所國中，山水座落，環境清幽。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環境，學生份子卻十分複雜。

「家庭破碎、經濟貧困，普遍家庭經營特種行業，學生即便再單純也容易變壞。再加上社會上對於學生成就的認定只限於課本成績，使得一些在體育、美術、舞蹈或音樂上有天分的孩子都遭埋沒了，大人的價值觀都顛倒了，學生怎麼會不欺負弱小、自我放逐。」那時是「花十分力

氣，都不一定會見一分成果。」因緣來到花蓮慈濟技術學院，自然環境過之而無不及，學生的素質也更不可同日而語。

「因為那時的教學經驗，我知道隨便一句話、隨手一件事，都有可能對學生造成不同的影響，也許改變他們一輩子都說不定。」

蔡老師喜愛讀王鼎鈞先生的《人生試金石》，也常常與學生共勉。他引用書中「水葫蘆」為例，一次作者問朋友家為何高懸「水葫蘆」三個大字，朋友一聲不響端出一盆水，並將一個小葫蘆擺在裡面。只見朋友在葫蘆的一端用力按下，卻見另一端立刻翹起，在葫蘆的中腰加力，把它按入水底，它卻立刻又往別的地方冒上來。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管遭遇到什麼挫折，壓力從哪個方向來，都要學學水葫蘆一樣，充滿包容與勇氣，絕不消沉。」

身為放射技術系系主任，蔡老師以專業和愛心教育學生，經常在校內舉行師生座談，幫助學生就業輔導、邀請學長姊實習分享、了解執照考試等問題。每年並與中華民國紅十字協會舉辦大型急救訓練營，學習急救知識之外並可取得急救執照。此外，放射系的話劇公演佳評如潮，去年演出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，出現一票難求的爆滿盛況。



菩提種子蔡宗宏老師

大三因研究所學姊的介紹，因緣際會加入了佛學社團，當時還沒有慈青社團，由新竹區的委員師姊帶領學生一同共修，訪視照顧個案，研讀三十七道品，當時純粹想探討人生的道理，後來卻從熱門的電腦軟體業轉入慈濟教師行列，蔡宗宏老師的轉折並不教人意外。

「學生就好像是自己的小妹妹，我總是擔心她們愛心有餘，見識不足，深怕她們不夠好好照顧自己。」

主要負責課外活動組的蔡老師，提起可愛的寶貝女學生，總是擔心她們對外的安危。「譬如說學校有門禁，有些小朋友就是覺得綁手綁腳，讓她們不高興，但是這真的是為了她們的安危著想。」

在學生事務處工作，有很多時間與學生相處，蔡老師看到學生對於社團的用心，也忍不住要豎起大拇指：「校內社團的素質真的不是用說的就可以說好，光是去年就有十幾個社團參加校外比賽獲獎，今年才開學未久，手語社又分別拿下單人組冠軍、季軍，磐石社亦獲北區專技詩歌比賽特優。」蔡老師翻出得獎記錄，果然密密麻麻，其中慈青社與社

服團，都是全國大專評鑑的優等社團。

蔡老師認為，不論是課業的或課外活動的，學生只要用心學習，收穫永遠是屬於自己的。在社團中，年輕的友誼在歲月裡刻畫，將換成明日心坎深深印記的回憶。

楊珍慧老師用音樂聽心靈

因為公公住進心蓮病房，舉家遷移花蓮就近照顧。公公往生後，夫妻倆決定定居在花蓮，楊珍慧老師於是任教慈濟技術學院音樂課，每週三晚間與先生一起到心蓮病房，一個吹笛子、一個彈鋼琴，為心蓮病房帶來悅耳之音。

「把小孩教好，就是對上人的回饋。」為了讓音樂課不再枯乏，楊老師跳脫傳統音樂課只是修習樂理、哼哼唱唱的狹小領域，反而著重音樂賞析、欣賞、品味的部份。

拉赫曼尼諾夫、蕭邦、李斯特、孟德爾頌、舒伯特……不論西洋音樂、中國音樂、或是少數民族音樂，楊老師教授學生聽樂曲、分析技



巧、走出戶外、傾聽自然……：「修習音樂課的學生必須化被動為主動，要上網查詢資料，還得在期末完成一篇成果報告。」這樣的功課並不輕鬆，卻換來學生熱烈的迴響。一位從一年級到三年級都修習楊老師音樂課程的學生說：「老師從朋友的地方出發，就像一位可親的大姊姊，與我一起聆賞音樂。」

「我記得有一次帶學生去校園看天空，因為天氣很棒，氣候很好，我讓學生躺下，傾聽大自然的聲音。回來之後請學生與我分享，我發現每一個人都有獨到的體驗。藝術就是這樣，要有共鳴，要有反應，如果沒有感覺，再美的聲音都不是音樂。」躺著看天空，就是用心聆賞大地的語言，置身其境，物我同沾，天人共參，雲飛天不動、風吹日不移，心頭的安住，無形靜化成默然之聲，沒有聲音，也是一種音樂。

因為曾經失去親人，楊老師特別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互動。「那時看著學生躺在草原上，無憂無慮的神情，不禁在心中提醒：『要珍惜在一起的任何時刻。』這種共有的時光不會再重複，只有當下的剎那。」

當下即是，楊老師在教育的路，始終盡其所能，做所該做，期待學生從音樂中不斷提升自我，建立有自信的人生。

青青子矜，悠悠我心

文／梁巧燕



一群待琢的璞玉

好不容易講完近體詩的發展流變及寫作理論，看看窗外，校園好美，山好高，天是藍的、風雲開闢、遠處草地上跳躍嬉笑的人們、翻飛的落葉、歸鳥……嗯，有點詩意。於是要求學生帶著紙筆、平仄譜及「一東韻」的韻表到戶外當「詩人」。再把寫作方法概述一遍，學生們開始「露難色」……

「題目是『山』——」，大夥隨我瞧向身後巍峨的青山，「屬詠物詩，押『一東韻』，記得要照格律寫，列入平常成績哦！下課前十分鐘回到這裡交卷，有沒有問題？」

底下一片嘩然，彼此交頭接耳，在「哀鴻遍野」聲中，「詩人」們



的身影散落在金黃色的大地上，或坐或臥或俯或仰……咬著筆桿，縮著眉，偌大的蒼翠的高山彷彿對著大家笑，「嘿嘿嘿……這下才明瞭李白、杜甫的偉大！」上體育課的同學們好奇的探著，體育老師終於忍不住前來問：

「你們在幹嘛？」「寫詩啊！」「寫詩？」他驚訝地牽動著嘴角對我笑說：

「不容易啊——不過這景象看起來滿像詩人的！呵呵呵——」

「讓他們體驗一下罷了！」我說。

快下課了，暮色渲染，「全體集合！」我對著遠處大喊，學生們嬉鬧地交著「大作」，我很快地看了看——

「咦？好像有幾首寫得不錯喔！」「雨霧迷濛鎖青松，昏陽暗淡滅晴空」嘿——蔣金宗——人不可貌相喔！「鎖」字用得好好耶！」一陣大笑。有點瘦小、黑皮膚的他，臉上長滿一顆顆豆大的痘痘，左耳戴著一副金耳環，頸上掛著一條約五兩重的金項鍊……哎！

「這首也不錯，『青山蓋霧中，綠境映黃鐘；遠眺如佛臥，手扶似銳弓』哇！高瑞隆看不出來耶！」又是一陣歡呼！

「等一下，注意聽了，明日巨星來了！」山中很多蟲，還有大黃蜂；如果要遠行，注意大黑熊」我誦畢，掀起一陣狂笑，個個人仰馬翻，笑聲撼天動地。乖乖！林至剛押的還真是「一東韻」，只是不合平仄罷了！看看這群學電子、學放射技術的大漢們，那詩情與詩境，實在無法和他們長得頗「慄慄」的外貌相聯結。呀——每個都是一塊待琢的寶玉啊！

會思想的蘆葦

一天，上《詩經》「蓼莪」篇，於是設計了有關「孝道」的幾個問題來專題討論。在最後，我要求每位學生講出一句心中最想對父母說的話。有的侃侃而談，敘述著和父母間的一切；有的靦腆的說「爸爸其實我很愛您」、「媽媽請您別太勞累，身體要保重」、「我錯了，請您們原諒！」……大家靜靜的聽著，在反省中漾著幸福，雖然偶而也笑鬧一下，愉悅和溫馨流布在空間……。

輪到小莉，她先是眨了眨大又圓的雙眼，嚥了嚥口水，頓時，室內



鴉雀無聲，大夥等著她開口——好一會兒，「……一切都來不及了……」游絲般的語聲，卻清晰分明，淚水旋即奪眶渲洩，眼中彷彿有了大禹。教室內低泣聲四起，大家互遞著面紙，彼此擁抱、拍拍肩膀，好久，好久……我感到很抱歉，因為不是自己的班，並不十分明白學生們的家庭狀況，現在才知道小莉的父母剛相繼過世，我的心也跟著糾結。這時，阿香說話了，原住民的她，貞定的眼神讓我無法忘懷：

「我生長在一個名符其實的貧而病的家庭，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，因操勞過度而離開我們。十八歲那年，父親又因病過世，繼母留下年幼的弟弟便不知去向，我只好輟學，右手牽著大弟、左手提著僅有的行李，背上揹著小弟弟北上，尋求社會局的協助，經過幾番波折，才將兩個弟弟安頓到育幼院去。而後，我獨自一人回到花蓮找工作謀生，偶而也抽空上台北去探望那兩個弟弟。」

她，清湯掛麵、清秀的五官、閃動的雙眼似要洞徹人世，尤其聽她說話更是一種享受，清晰的咬字，不緩不急、溫靜有序。雖然噙著淚，但仍能從容的表達。

「現在，我已身為人母，非常幸運的嫁到一個好的夫家，公婆待我如

己出，十分的疼愛我，先生也對我很好的，因為他的支持與體諒，才能讓我再度回到學校來實現我未完成的夢。同時，看到小孩在我懷裏一天天的長大，那種喜悅是無法言喻的。回想起過去的日子，雖然坎坷、雖然感傷，但是我感謝上帝對我所安排的一切，讓我知道怎麼去面對困境……」

我的淚在眼中盤桓，一個燦若春花的少女，面對這樣的遭遇，臉上所透顯的卻是如此堅毅的神情，內心充滿的是無限的感恩。如果巴斯卡（B.Pascal）醒來，我要感謝他的真知與灼見。他說：「人只不過是大自然中最柔弱的蘆葦，但他是會思想的蘆葦。」可不是嗎？人是大自然的產兒，哪兒有水往哪邊聚，但是一陣風來就能讓它花摧荏折。可喜的是，造物者是那麼的悲憐，賦予人思考的能力，讓人知道當身處逆境的時候，如何來面對問題；讓人嚮往更高、更善的智慧，進而燭照生命的意義。阿香，令我難忘。

愛的疤痕

很久以前，因為好動，不小心傷了腰板，十多年來總是隱隱作痛，



弄得有時精神不佳。也不記得是否曾在課堂上不經意地談到自己的身體狀況，某日，在往上課的路上，正低頭思考著問題，突然一個彪形大漢擋我去路：

「老師，這包給你拿回去泡，補元氣的……」我有些驚疑，這是哪一班的學生？

「這是什麼東西啊？」還好，看他長得相貌軒昂，淡淡的笑容很是溫煦，不怕！不怕！他認真的解說著：

「這裏面有枸杞、紅棗、蘇參……我自己配的啦！老師妳安啦！我學過中醫的——」「你學過？有執照嗎？」「哎呀！不是啦！我自修的啦！上次妳不是有提到那個清代汪昂的『湯頭歌訣』嗎？那個我全部會背耶！」他的聲音宏亮，中氣十足。「我師父就是叫我們背那個的。」師父？我腦海中閃過的是一位手執拂塵、身穿道袍、白髮壽眉……

「喂！老師，真的啦！我看妳氣色不太好——記得要運動，喝了一定有效的。」他帶著幾分稚氣，誠懇、認真的說服著我，那份用心令我非常的感動。接過手後，溫馨滿懷，這學生怎麼這麼貼心。

喝了第四天，我真的開始有反應了，精神不錯，但是臉上冒出了幾

顆痘痘，一顆兩顆，三顆四顆……我的天哪！長了一堆耶！這把年紀了還鬧青春？至今，疤痕還在。——哈哈，我笑稱那是愛的疤痕，學生的愛可不是人人都有的呢！我如此想。可不是嗎？人心生一念，天地盡皆知，同學，你的善心善意，我——沒齒難忘。

後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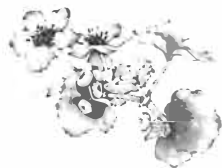
人總是要活很久才會知道感謝，感謝父母之恩、感謝師友之情……感謝陽光和雨天……，或者是感謝屋前的一朵小花，甚至拂面而來的一陣晚風……。這裡，我要感謝上蒼讓我遇見這麼多可愛又天真的學生，因為他們，讓我的生活充滿著美的光輝；因為他們，更豐富了我生命的情節。於此，我借曹操「短歌行」中所云：「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但為君故，沈吟至今」可愛的學子們，感謝你們讓我分享到愛與溫暖，讓我擁有寬容、沉靜的心靈，花蓮的天空也將因為你們的純真與美善而更蔚藍。



茶裡乾坤大

專訪慈濟技術學院茶道老師蘇袖慧

文／曹麗雲



一群豆蔻年華的慈濟技術學院學生，穿著各式顏色棉質仿唐的茶服，四個人一桌，圍坐在原木鋪成的地板上，聚精會神依照老師教導的方法沏茶，學習茶道的禮儀。

整個茶道教室在一片茶香中，透著一股與自然融合的自在和優雅。指導老師蘇袖慧，穿著和學生們同款式的茶服，微笑頷首，看著這群可愛的學生們「如法泡製」。

教室左邊的窗外，風在吹、雲在飄，湛藍的天空格外清亮。放眼望去，太平洋海天交接的水平線，在視線的盡頭。從右邊的窗外望去，則是雄偉的中央山脈。

花蓮午後三點的氣候，變化多端，常有四季不同的變化。有時三點前是和風拂面，陽光灑落在教室裡。三點過後可能是風起雲湧，山嵐水氣為茶道教室換上一幅新的圖畫。

人文薰陶在茶道

這是慈濟技術學院茶道教室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，雖然氣溫和濕氣的變化，讓學生在泡茶時面對更大的挑戰。但也讓學生們感受到大自然和他們是如何的息息相關。在學習茶道當中，了解和大自然的關係，這是最好的教材。」儀態溫婉的蘇袖慧老師說：「這與大自然融合一體的感覺，是在大都市的茶道教室所無法領會的。」

強調與大自然共生，培養人文素養的人文課程是慈濟最大的特色。慈濟技術學院在民國八十八年改制前的慈濟護專時期，便設有手語、花道、茶道……等人文課程。茶道教室在民國八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正式啓用，由上人親自主持啓用典禮，上人並親自示範如何品茶。

茶道課便是藉由沏茶、奉茶、品茶的过程中，學習修心養性，培養



優雅的氣質及禮敬的涵養。在學習茶道的技術中，體會家事中的灑掃、煮水泡茶、應對進退的生活基本行儀。養成生活有秩序，累積作息有責任心的習慣。

茶與人生

蘇老師在指導學生泡茶技術時，總是透過茶理引導學生學習人際溝通，及生活應對。譬如學生泡的茶太苦太澀了，她會建議學生下一泡茶，水溫稍降一點，邊唱歌，用溫柔的心情去泡茶，果然泡出一壺好茶。人的對待，也在自我調整後，得到好人緣。當學生的茶泡得太濃時，蘇老師就以感情太豐富，熱心過度的人做比喻。太濃的茶湯，只要加點水，將它稀釋即可。相同的，把過重的感情那一部份擱開，淡化那些不必要的事，不就雲淡風輕了嗎？

蘇老師要求學生在踏進茶道教室門檻的兩小時，拋開一切，用心的泡出好茶。用茶的芳香滋味去滋潤同學，讓同學們發現原來在教室內個性比較急躁的人，也有溫柔婉約的另一面。「有些人天生不喜歡茶，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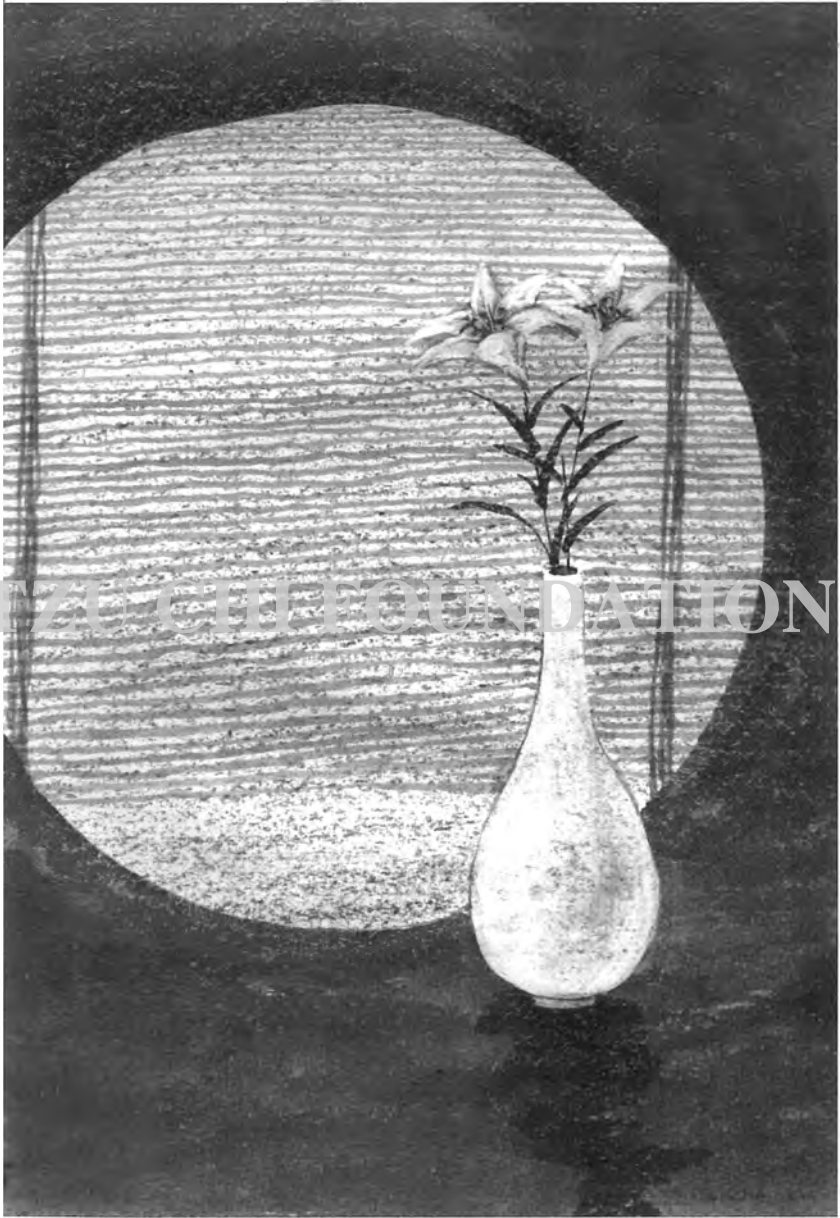
些人是體質不適合茶。」蘇老師慈愛的說：「但是沒關係，只要他有興趣和同學一起來學茶，我就會循循善誘。」

點出心意

茶的課程裡有茶與點心，點心是要配合生理上的運作，在某一個時間拉長的時段，就要進食，讓身體得到平衡。通常點心是甜點，但僅在點出心意，點出聚會的心意，所以點心要好吃，不多。茶點也要配合季節、時令，吃出健康，所以準備茶點還要多用心。點出心意，原是靜思語的多用心，蘇老師也將靜思語的精神融入茶道課中。

學校每個月安排了一天懿德媽媽和孩子們相聚的活動。在優雅的茶道教室裡，是親子互動最好的場所。蘇老師從旁指導，讓媽媽和孩子一起學習。

一個家族一桌，營造出家庭親子之間團聚的氣氛與喝茶的樂趣。讓媽媽展現成熟的態度，讓孩子們表達出他們的好奇心。茶道教室內呈現一片和樂融融的天倫之樂。親子間藉著茶，品味出生活中多一點歷練，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則有多一點的情趣及豐富的對話。

茶裡乾坤大

蘇老師為了讓學茶的學生有付出的機會，便在教師節，讓他們展現所學，泡好茶，向敬愛的老師表達感恩的心意。

茶道課雖是選修課程，但也算學分。茶道課評量分數是根據學生在學茶過程的態度、表情及語言表達是否得體。泡茶時的衣服、器物的整潔，泡茶過程是否乾淨俐落。整潔佔總分的百分之二十，心得筆記也在分數評量之內。每泡茶香氣和氣候、水溫有關，配的點心每次不一樣，可以記錄存檔。蘇老師要求學生的記錄要寫得清清楚楚，用意是訓練學生將來做護理工作時，也能如實清楚的記錄。

很多學生很在意分數，蘇老師告訴學生，在茶道教室，重點是學到了茶的精神與否，泡出來的茶是否苦到人。真正打分數的人，是被請喝茶的客人。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知道，分數不重要，學到真本事才重要。

有一個學生在學期結束的心得報告寫著：「老師，您在介紹那片茶



葉時，好像在講您家的小孩。您告訴我們，您家的小孩有多好，要我們好好欣賞他，好好的對他，他會給我們快樂。」學生敏銳細膩的觀察令她動容，好似覓得知音。「我幾乎給她滿分，這篇報告感動了我，不管她泡茶的技术如何，但她幾乎得了我教學的精華。」蘇老師愉快說道，臉上漾滿了幸福感。

生根在慈濟

「我真的很愛茶，又很關心人。」蘇老師說起她投入茶道工作的因緣。原在日本商社做財務工作的蘇老師，為了不讓生活都被工作盤踞，培養出對茶道的愛好，剛好趕上了十六年前剛萌芽的茶道風潮。正式和對茶研究資深的前輩學習，扎根很深。經過考試後由政府推薦，配合國貿局到國外推廣茶文化活動。回國後，想將經驗和她有茶緣的朋友結緣，於是辭掉工作，踏進茶的領域，當一位研究者、播種者。

蘇老師說，她很感恩上人睿智的決策，設有人文課程。也感恩簡靜惠老師的引薦，讓她和慈濟結了這份深深的緣。從七年前，一週排一天

茶道課，到現在，每週排四天課，除了採購「教材」，蘇老師很少回台北，她說：「我已將心情的家定位在花蓮。」

在慈濟七年的教學經驗，讓蘇老師體悟甚多：「我很感恩所有來上茶道課的學生，沒有學生，哪有老師的角色？而且每個學生獨立的特質，讓我更懂得『察顏觀色』。這在茶道課裡是很重要的。我將人性舉手投足的習氣，放進茶的技术裡。所以我能從學生第一次泡的茶，講出他十多年來的個性特質。」這個功夫，讓很多同學熱衷學茶，想鑽研出其中的道理。

愛的回應

「其實這個功夫是上人教的。」蘇老師感恩的話中藏有玄機。「來慈濟之前，我已教過五年茶道，自認為對茶的瞭解已經滿夠了。但後來上人的每一句話，卻讓我思索了一年半，才慢慢體悟出來教學的態度和精神。」

有一年的校慶，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應邀前來。典禮過後，請李總統



參觀人文教室，來到茶道教室，喝著學生奉上的茶。上人和李總統同時問：「泡茶重要還是喝茶重要？」

「當時我感覺兩者都重要，但上人和李總統都說喝茶重要。」蘇老師說：「從此以後，我開始特別用心去領會喝茶的部分。」一年半後，蘇老師終於領會到，一個懂得喝茶的人，不但能喝出茶的內容和泡茶者的心情。更能以寬容的心，給予泡茶者適當的建言、或讚美，去引導泡茶的人，泡出更好的茶。

體會喝茶者的重要後，蘇老師對每個學生泡的茶都不會錯過，因此蘇老師也曾喝傷了身體。「雖然茶道很耗神，但內心得到滿足感，加上心靈的喜悅，我覺得很幸運也很感恩，所以我教學生是掏心掏肝。」蘇老師開朗的臉上，寫滿堅定不悔的神情。

「很多畢業學生回學校會來看我，我很感動。甚至在我母親到耕莘住院開刀時，遇到了曾上過茶道課的學生玉芬正在內科病房服務，她也會抽空到外科病房來，幫忙我母親做一些護理工作。」蘇老師欣慰的說著學生愛的回應。去年畢業的茶道社社長來信說：「我永遠逃不過老師的眼睛，茶裡的一切，讓老師非常的了解我。也因為老師的建言，幫助我

解決許多事，讓我在學校平平順順走過，老師！非常感恩您！」學生愛的回應，是讓蘇老師樂此不疲，持續教下去的動力。

蘇老師如春風的愛，吹拂著種在每個學生心田的種子。那一顆顆愛的種子，在學生走出技術學院後，在心田逐漸萌芽、茁壯。當日後在工作時，或為人妻、為人媳、為人母時，懂得如何在凡俗塵事中展現雅緻的生活態度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昨日緣·今日情·明日願

文／楊熾



「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」，第一次聽到這句靜思語時，覺得這真是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話，而當時的一肚子氣，滿腦子的雜緒，皆頓時沉澱了下來。

「以對的方式，讓好心結出雙贏的果。」是自己後來的醒悟，也是一直以來還在努力學習的課程。

恨鐵不成鋼

記得在因緣際會下，開始從事教職的當初，滿懷雄心壯志，偉大抱負，期許自己一定要成為最優秀的教師，更希望能春風化雨，桃李滿天

下，獲得所有學生的尊敬與喜愛。因此事事除了盡心盡力還不夠，還要人定勝天，要提供給學生最好的教學。

這樣心態的我，第一次的教學瓶頸是發生在指導幾個月的護理實習後。護理科的學生在醫院進行臨床實習時，在生理方面，因為一天八小時的活動，不能像在學校有下課、空堂、或午睡等輕鬆的時刻，常常要走動，少有時間坐下休息。即使晚上也可能要熬夜寫作業和查資料，不能好好的休息。在心理方面，要接觸新的學習環境，應變突發的情況，還要擔心若實習被當，既丟臉又得重修而延誤畢業。因此學生的實習壓力長久以來一直存在，也頗受重視。但是在醫院指導實習的老師沒有壓力嗎？有的，只是沒有那麼受重視，而且大部分的人皆認為老師的壓力管理技能本來就應該要比學生好。帶實習的老師壓力有哪些呢？要適應不同的病房單位、承受學生的情緒反應、協調各種醫院、病房、學校、學生之間的事務等等。

對於當時的我而言，最大的壓力莫過於恨鐵不成鋼，每每想到這些學生畢業是要從事護理的，便會求好心切，要教導學生許多所說必要的知識技能；學生表現不理想時，便會替學生擔憂他們以後將會吃到苦



頭。於是在嚴格的教導下，學生學到東西了，雖然過程中，會被學生埋怨，但總以「學生畢業以後會感謝懷念我這位嚴厲的老師」來安慰自己。要求嚴格的我，對於學生在實習時不好的表現，很少責罵，而只是內心常感氣惱，怎麼就是這麼教不會呢？真的朽木不可雕嗎？有次因連日來，連續有些同學犯了一些發藥前核對藥物不確實、技術不熟練、該查的病人資料未查等等不必要犯的錯誤，自己雖然維持風度，沒有在口頭上責罵同學，但累積的怒氣，也嘔得自己晚飯吃不下，夜裡睡不好，還沒清晨六點，就打電話，找人傾倒情緒垃圾。

創造雙贏的果實

那位被我打擾清夢的同事，聽完我氣憤地訴說後，婉轉地以一句她覺得很好的靜思語做開場白：「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」。當時氣惱的我，如同被敲醒一般，心情頓時靜下來，而能突然往另一方面好好地去思考。是的，如果學生真的這麼不受教，一直犯錯，那麼該受懲罰的應該是他們，他們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，而不該是我這位鞠

躬盡瘁的老師受到懲罰。想到此，心情輕鬆不少。

日後都盡量提醒自己不要生莫須有的氣，雖然有時仍會氣到在夢中罵學生（因白天不能罵，被壓抑至夢境發洩），但是因學生表現不佳之故而生氣的次數逐漸減少，心情也較不會隨外界變化而起伏不定。也許是因為這種轉變，我原本被繫繃思緒所佔據的心靈，方可挪出一些空間，真的聽進別人的建議、真的看見別人的做法。

開始思考許多前因後果：自己希望學生好，難道學生不希望他自己好嗎？為什麼一片好意，卻不是結出好果呢？在過程中，真要有這許多的不愉快，才真能幫助學生學到東西嗎？為什麼不能皆大歡喜？方法錯了嗎？難道就因護理要面對生命，要注重紀律，學生和老師就得時時緊繃著，不可犯絲毫錯誤嗎？如果現在沒將學生管教好，日後畢業表現不好，怎麼辦？但是何謂「管教好」？學習是長久的事，難道他不會哪一天開竅，突飛猛進嗎？還是在他開竅之前，他們的學習興趣，就被我所謂的「這都是為你們好」給澆熄了？學生是自己學習過程中的主角嗎？有沒有什麼方法，學生可在正向的情形下，真正學習到所要被教導的事？



於是「以對的方式，讓好心結出雙贏的果。」是自己後來的醒悟，在執行的過程中，教的人只須換個方式，即可讓學生正向地學習。一直以來自己也還在努力學習這課程。境隨心生，很多的事就看我們怎麼看待它，不順心時，盡量不要生氣，想想為何不順心？除了記住「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」外，把氣惱的精力用來想其他好的雙贏方法會更有用的。做起來雖難，但慢慢做，時時提醒自己，而且不論事大小，做就對了，不是嗎？

媽媽心是菩薩的心

文／楊歆



民國七十九年，慈濟護專成立的第二年，五專部護理科開始招生，慈懌媽媽（潘廖葉）在上人指定下，與多位師姊擔任起第一屆五專護理科的懿德媽媽。

媽媽心是菩薩的心

「第一次學作懿德媽媽，我很用心的去觀察每個孩子，也經常安排她們來家裡聊天，談談慈濟，或者帶她們去探望照顧戶。記得當時我負責的個案是在金山、淡水一帶，就趁機帶她們到野柳走走，和她們聊聊。」懌媽媽說。

為深入了解每個孩子的個性，她主動打電話和家長聯繫，關心他們



的孩子。話匣子一打開，家長向她傾訴，我女兒回到家都不吭一聲，問什麼也不回答之類的抱怨。憚媽媽舉自己的例子與懿德女兒分享：「以前媽媽也是好內向，有事放在心裡不敢講出來，直到我來慈濟，才知道要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否則人家還以為憚媽媽很跼呢！」小女孩低著頭向憚媽媽吐露心事，小時候跟著媽媽回外婆家，每次插話就被大人制止：「囡仔人，恹恹！不用你插嘴！」原來孩子是由於童年不愉快的記憶，才變得不善於和父母溝通的。

有幾個孩子家境不是很好，其中駝駝（林青瑩）的際遇特別讓人心疼。「還記得與懿德女兒相認時，我緊緊的擁住她，事後她告訴我那一刻她感動得想流淚，因為她從小就沒有媽媽，她是在孤兒院長大的。」聽到駝駝的真情告白，憚媽媽把她抱得更緊了。眼神交會間，多了一分憐惜和照顧。過年時候，她會問媽媽帶妳去買衣服好嗎？「其實，我對她們付出什麼，我早就忘了，反倒是孩子們會提醒我，媽媽您以前對我們好，怎麼您都忘記了？」憚媽媽笑著說。

陪伴孩子走過低谷

五專一年級的孩子還是少不更事的青澀少女，就得離鄉背景，來到陌生的東部與大家過團體生活，難免會有些不適應。而胖胖（周欣宜）每次上課都肚子痛、身體不舒服，幾次有休學的念頭。媽媽、洪素貞老師和懌媽媽大家一起想辦法幫她渡過難關。「我聽說她的情況很糟，立刻飛回花蓮，約她出來在公園裡談心，努力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。」那天母女倆在樹下林間的心交心懇談，為欣宜解開了久藏於心頭的盤結。

現在慈濟大學二技護理系就讀的欣宜，回想起那段徘徊在低谷的歲月，很感謝懌媽媽和洪老師沒有放棄她，一直在身邊關心她陪伴她。「洪老師就像我們的大姊而不像老師，她在生活上很照顧我們，常來寢室陪我們閒聊，有時假日也會帶我們去麥當勞解饑一下，當然是吃素的啦！或者遞給我一張小紙條，上面寫些靜思語之類鼓勵的話，讓大家都很樂意去親近她。」

欣宜的情況沿續了好長一段時間一直沒有改善，洪老師不得不對她發出最後通牒：「妳在慈濟還這樣子的話，就沒有人可以再愛妳了！」欣宜很擔心自己再不改變，就真的要被遺棄了。「還有懌媽媽，又是電話又是寫信來關心我。」展讀懌媽媽的信，想到媽媽書讀得不多，卻總



是很費力的要表達對自己的關懷，這分媽媽心哦！讓欣宜忍不住想掉淚。「我覺悟到人總得活在群體之中，那些自己在乎的事情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啦！」放下心更寬，欣宜就這樣慢慢的走出陰霾了。

近鄰法侶一家親

欣宜的家在台北龍江路，和懌媽媽住在同一條街上。她的母親周游淑真師姊說：「沒有女兒的因緣，即使同住一條街的鄰居也不一定會認識。」女兒到學校報到後第一次回來就開心的和母親提起，她們學校有懿德母姊制，而且她的懿德媽媽也住在龍江路。不久，周游淑真師姊就接到懌媽媽的電話，然後懌媽媽就到家裡來拜訪了。「潘師姊那分誠懇的態度，讓我很感動！」周游淑真師姊回憶說。

因為孩子在慈濟念書，讓已有五年會員資歷的周師姊才開始對慈濟產生一份好奇，跟著懌媽媽參加尋根之旅，到台北分會作志工。然後參加委員的培訓，於八十一年初授證出任慈濟委員，翌年，護專懿德母姊會總幹事智慧師姊推選她出任懿德媽媽，談起當時的心境轉折，周游淑

真師姊說：「說真的，我很惶恐！我一直覺得我的孩子很有福報，有這麼多善心人士捐錢蓋了這所學校，讓我的孩子就讀；還有好多人這麼疼愛我的孩子，我應該感恩，將感恩化為行動，也去關愛人家的孩子。」就是抱持這分感恩回饋的心，接下懿德媽媽的任務，帶完一班五專生，現在則是醫學院公衛系學生的懿德媽媽。

「因緣真的非常奇妙，由於胖胖這位菩薩孩子的接引，現在我們兩家不僅是鄰居，還是無所不談的好朋友，連她們家小貓小狗打架，也與我脫不了干係！」懌媽媽形容兩家的親密關係。

青春綻放的花朵

五專第一屆孩子，懌媽媽只帶了她們一年，第二年就被調去帶二專。孩子們嘟著小嘴跟媽媽抗議：「師公怎麼可以這樣子，把我們的媽媽換給二專的學姊，也沒徵求我們的同意？怎麼可以這樣？」懌媽媽安慰孩子說我還是妳們的媽媽呀！那時，護專學生宿舍還沒蓋好，學生借住在慈濟醫院樓上。每次懌媽媽回去花蓮作志工，總得將時間平均分給



兩班的孩子，若是送禮物也得準備兩份，一份給二專、一份給五專的懿德女兒，否則五專的女兒可是會吃醋哦！但，每月一次的懿德母姊會活動，就只能與二專的孩子相聚了。

「有一次，活動結束後，我上了遊覽車準備回台北，隔著玻璃窗，與孩子們揮手說再見，卻見五專的孩子們眼泛淚光。」惦記著孩子們到底為何而哭，懌媽媽一回到台北就趕緊打電話給孩子們問清楚，孩子的回答像連珠炮一樣，令她既窩心又好笑，「我們的媽媽怎麼被別人佔去了，沒來看我們？媽媽不見了，我們很傷心！」

那一年暑假，孩子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學佛營，小小年紀就得承擔起幹部的責任，企畫、執行都得自己來，真是女人當男人用，一個人要做好幾人份的工作，非常辛苦，懌媽媽看得非常不捨，鼓勵孩子們要「以苦為師」。經過學佛營的淬練和承擔，孩子們似乎在一夕之間都長大了。胖胖終於建立起自己的信心，駝駝展現了她的聰明機智和領導氣質，而仔仔（陳靜修）和呱呱（張秋媛）的活潑與開朗，也感染了大多數的同學。

從護專畢業後，駝駝、仔仔和呱呱三人都吃起長素，從小就是虔誠

基督徒的駝駝特地跟憐媽媽解釋吃素的原因：「是在慈濟的團體裡，讓我們學到那分慈悲心，而不是宗教的因素哦！」憐媽媽還記得，有回春雨過後，護專的土地鑽出了數千條蚯蚓，駝駝帶領同學用筷子挾、用掃帚掃，最後用手捧的「救」出無數的小生命，這就是「尊重生命」的具體展現啊！這位在孤兒院長大的孩子既不會自卑，又富有慈悲心，功課也很傑出。目前駝駝跟著青詩會辦的國家醫療團到非洲為貧苦民眾服務。仔仔和呱呱在慈院服務一段時間以後，兩人都考上國立台北護理學院繼續深造。「她們都是上人很貼心的好孩子，沒有讓上人失望！」憐媽媽欣慰說道。

我是小芳的懿德媽媽

至於帶二專的孩子，也同樣讓憐媽媽有刻骨銘心的回憶。

那是帶二專的第二年，有天參加慈濟某個大型活動歸來，因為很疲累，就提早上床歇息了。十點多，忽然接到二專懿德女兒彭小芳的電話，說她爸爸在工地發生意外，一面砌好的牆突然倒塌，爸爸走避不



及，給壓在下面，她現在要立刻趕回屏東。「我想，小芳會打電話給我，一定現在很需要我這個媽媽，我忙問她：『妳在那裡？』她說在台北車站，我立刻趕去和她會合，兩人搭遊覽連夜趕到屏東。」

到了屏東才凌晨四點多，天還未亮，面對這樁意外，小芳的媽媽和哥哥兩人都亂了方寸，憚媽媽提議先打聽爸爸的大體所在，於是大哥開著車，連同小芳和憚媽媽三人，沿路詢問警察，終於打聽到爸爸的大體暫時安放在屏東的市立儀儀館。

抵達殯儀館，冷冷清清的，連個人影也沒有，也不知道屍體置於何處？他們一間間找去，憚媽媽忽然看到有具屍體，白布覆蓋下露出穿著長筒雨鞋的雙腳，憑著直覺，她問小芳，這位是不是爸爸？小芳掀開白布，正是爸爸。

哥哥趕緊回家告訴媽媽這個消息，小芳也說要打電話聯絡親友，偌大的停屍間，除了爸爸的屍體、幾具無名屍，以及觸目可見的冰櫃及牌位外，僅剩下憚媽媽一個人了。「記得我走近彭爸爸的屍體旁，對著他說道：『我是小芳的懿德媽媽，雖然我們是第一次見面，會發生這樣的事，我也很關心您，所以特地過來看看。』我又湊近他耳際跟他說：

「你安心吧！既然世緣已盡，您就安心的走吧！我來陪您念佛，請您跟著我一起念佛！」。也不知道念了多久，八點鐘過後，陸續有彭家的親友到來。接著是法醫驗屍，清洗身上血跡，遺容化粧等，直到下午四點多，才將爸爸的大體送進冷凍庫裡。

在搭車回台北的路上，原本膽小怕黑的她，對自己居然能單獨在停屍間對著屍體助念，也不禁佩服起自己的勇氣。「可能我一心只有想幫助女兒的念頭，也忘了什麼是害怕的關係吧！」憚媽媽分析說。

幸福的天堂

也因為這樣的因緣，憚媽媽和小芳的媽媽有了更深的接觸和感情，在小芳的婚姻路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學佛營擔任「總協調」，人稱「調哥」的張永洲，也跟著孩子們喊她「憚媽媽」，每次來台北都會到憚媽媽家裡泡茶聊天，她看永洲性情敦厚又風趣，很喜歡他，有回就開玩笑跟他說，「有這麼好的大哥哥，俗語說：『肥水不落外人田』，看我那個女兒和你有緣？」她當時指的是五專的懿德女兒。



後來，事情的發展有些出乎意料，永洲告訴憚媽媽說，他的意中人
是小芳，「那可真巧耶！小芳也是我的懿德女兒哪！」憚媽媽幾乎驚叫
出來。後來，男方的家長還特別央求憚媽媽去向女方說項，永洲的父母
急著抱孫子，憚媽媽還得擔任「媒人」兼「催產」呢！現在，他們夫妻
倆已有一對可愛的寶寶，小芳也回來慈濟高中任職校護了。為了憚媽媽
叮囑他們要延續慈濟的精神，小倆口也接下勸募本，擔任起憚媽媽的幕
後委員了。

憚媽媽平日忙於慈濟工作，還得撥出時間給懿德女兒、女婿，自己
的孩子會不會心裡不平衡啊？憚媽媽說，孩子的嘴巴甜得很，「大哥
哥，二哥哥，大姊姊」甜甜的叫，又是「憚爸爸，憚媽媽」膩膩的喚，
家人的心都被這些懿德女兒給收伏了。年輕人很容易玩在一起，相處可
謂水乳交融哪！

送走一屆又一屆的懿德女兒，屈指數來，竟歷五屆，也有五十多位
女兒了，讓憚媽媽頗為欣慰的是，上人所期待的多角色多功能，孩子們
都已做到了。受慈濟精神灌溉滋潤的孩子，在護理崗位上，能站在病人
的立場，不計較時間、辛苦為病人盡心力付出，發揮「白衣大士」的精

神。在家庭方面，更能以善解、感恩的心去對待她們的父母公婆，稱職的扮演好媳婦、妻子的角色。往後，在她們人生路上碰到的喜怒哀樂，都有懿德媽媽和她們分享、支持和鼓勵，歡喜也好、悲傷也罷，都有一個面牆可以依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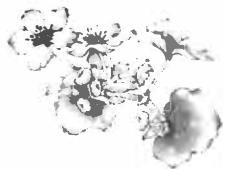
惲媽媽說，對懿德女兒，她是真誠關懷、真心陪伴，雖然不見得每個孩子都能開出美麗的花朵，但她都會用心灌溉，期待有天也會開出燦爛的花朵。而善用生命的她，也為自己中年以後的歲月開拓一片寬廣的天空，生命愈發的光耀亮麗。



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

慈濟護專第一屆畢業生黃馨嬌

文／陳美萍



菩薩的牽引

一次無意間翻看《時報週刊》，看到了證嚴上人莊嚴的法相，在典雅的靜思精舍前，透露一份自在安詳。精舍大殿中供奉著三尊佛像：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、地藏王菩薩，在三寶世界中，世界彷彿靜止了，照片傳來的祥和散發菩提香。「細細地讀那些文字，看看照片，我的內心非常感動。」在K書中心一角，有個女孩邊看雜誌、邊掉淚、邊擦淚，那個人就是現在玉里分院的管理室主任——黃馨嬌。

「那時，我也不知道哪來的一鼓力量，就是下定決心一定要去考慈濟護專，就算是沒有考上，我也要到了花蓮慈濟醫院當護士。那個心念非常

非常的強烈，連我自己都嚇到了。」

堅定的信念讓她如願以償，她果然以高分進入慈濟護專，成為第一屆慈濟護專的學生。

克難學校

一九八九年九月初的新生訓練，黃馨嬌記得很清楚。當時家住南部的她，引領企盼這個特別的日子，清晨一大早就坐火車北上，花了七八個小時抵達台北，那知台北風雨交加，北迴鐵路暫時關閉，她聽廣播，因為颱風來襲，慈濟護專的開學日將往後延，於是她提著大包小包，又從台北坐車回南部。

乍到學校，許多地方還在施工階段，並沒有完全蓋好，「剛進學校的時候，前面的行政大樓還在建設，開學典禮前，我們都還在整地清掃。」黃馨嬌並不感到意外，因為她早在考前就到學校報到，考察這所心目中的理想學校。

曾任慈濟護專人文室主任，現任慈濟大學主任秘書的洪素貞老師回



憶：「新大樓蓋好後，許多地方要調動位置，我們得從這一棟大樓搬到那一棟大樓，由學生老師一起搬桌椅，慈濟護專都是女生，搬起又重又大的桌椅很吃力，尤其是上下樓梯十分危險。唯一的男教官也跑過來幫忙，就這樣一張一張的搬。時間長、效率慢。教官後來覺得這樣很費時，就想到一個點子，把一條繩子綁在他身上，繩子的另一端朝窗外擲下，他就在教室內待命，等學生把椅子綁好，然後一齊大喊一、二、三，數到三的時候，他往前衝，就這樣把椅子一張一張的拉上來。」

草創的克難時期，大家都能夠同心合力，然而隨著硬體設備逐漸建蓋完成，本該十分雀躍的黃馨嬌，卻對學校的許多做法感到不滿。懷抱無限美麗的希望，已經靜悄悄的開始變質。

連署抗議事件

「放榜後，我的分數還不算低，有許多其他的學校可以選擇，後來我選擇唸慈濟護專，除了圓當初的夢，一方面認為，如果要發揮我的良能與專業，就應該找一個偏遠的地方，像傳教士一樣，到最需要的地方為

最需要的人服務。那些傳教士的精神，或多或少，對我有啓發的作用。」

第一屆招收了一百零七位學生，其中半數以上都是有工作經驗的人，平均年齡大概在二十四、五歲。黃馨嬌過去曾在診所工作，有護理工作的經驗，當時診所院長得知她想回學校繼續唸書，還主動表示願意補助學費，讓她學成後回診所繼續任職，黃馨嬌婉轉的拒絕了。

「剛開始去唸書時，我有一點趾高氣昂，這可能是跟自己的個性，還有當時年紀小有關，不懂事當然也是問題，不過在那個階段，我覺得自己很懂事。」

「我那時覺得學校沒有好好善待我們。」

其實事後她想想，學校待他們很好了，這群得天獨厚的第一屆學生，學校疼、老師愛，上人也常常掛記在心。她還記得楊思標校長帶她們去爬山，安排她們去其他醫院參觀。校方怕學生的經濟負擔太大，許多東西價格都很便宜，食衣住行不怎麼花到錢。

「我那個時候是班代表，為了一些學分的問題，公開向學校挑戰。我不明白，為什麼其他護理學校是一個學分是兩個小時，我們學校就要一個學分三個小時。你知道因為學分的問題，我們的課程排得好擠。要是



一個學分只要兩個小時，我們就可以有多一些時間，上課就不會這麼累；另外，我覺得一個學分三小時，放在醫院實習簡直是讓醫院賺到了，我懷疑學校是不是想利用學生的實習時間，補償醫院護理人員的不足？我想：『哼！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，學校竟然想拿我們當人力用！』所以我就結合眾人力量，召集大家聚會、連署簽名、抗議。」

反了！反了！

「對我來說，營造那種煽動的氣氛很容易，因為我很外向，以前又有許多擔任幹部的經驗，要領導一群人去做一些事情不是很費力。」

連署抗議的事件出現，對一向純樸辦校、誠心教學的師長而言，簡直就是一個重大撞擊。

「其實我也沒有想讓學校很難堪，只是想把意見反應出來，」馨嬌覺得只是一個上呈的抗議簽名，沒有靜坐、沒有示威，學校卻認為學生反了，似乎是反應過度。

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靜思精舍。

上人扭到腳

當時精舍的常住師父都在準備冬令發放的物品，上人也正忙著處理一些事情。有人帶來壞消息，說是慈濟護專的學生反了，上人立刻放下手邊事物，要到慈濟護專，心一急，就在門檻邊扭到了腳，出不了門。

隔了一、兩天，上人邀請慈濟護專師生共聚一起。黃馨嬌記得，當時她站在人群當中的最後面，頭斜歪地等著看台上要說什麼。

上人一開口，全場都靜上了，大家屏氣凝神，專注聽從上人的開示。黃馨嬌很生氣，她覺得學校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博得大家的認同。

上人語帶柔和，話中充滿慈悲，說到一半卻哽咽了，接下來的話讓黃馨嬌一輩子都記得，上人說：「我一直認為，辦教育是很單純的。可是我沒有想到，今天，大家會對學分的事情，反應這麼激烈。」

她因此不再抗爭了，但是面對校方的小題大作，她不以為然，從此與學校保持一段距離。連署事件讓黃馨嬌成為榜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她常常挨教官的罵：「你知道慈濟護專沒有圍牆，它的四周是用牆磚堆砌的那種小小的矮牆，腳這樣一跨就出校門了，我常常這樣跨越而過。我



還記得有一次，正當我要跨出去的時候，我們的教官在很遠的地方大叫：「黃馨嬌，你不要給我爬牆！」，我搖搖頭、嘆嘆氣，跨腳就走出去了。」

「有時候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錯，我只是說出自己的意見而已，學校應該讓學生有發言的權利。」

現在回想起那件事，黃馨嬌有不一樣的思考：「那件事讓我知道，我曾經很刻骨銘心的奮鬥過。但是，付出的代價太大了。我相信到現在還是會有人不諒解我，因為那件事讓上人跌倒，到現在腳還不時會痠痛。」

「其實上人做什麼事，他的心都是很單純的。像他辦教育，這是後來我公公轉述上人的話給我聽的，他就是希望把女性教育成一位具有婦德、溫婉、能相夫教子的人，她希望女性能將自己的天賦或美德發揮出來，辦慈濟護專也是一樣，他希望能教出慈悲的護士。」

已遠嫁新加坡的黃馨嬌，如今受命擔任玉里分院管理室的主任，每年才回家三、四趟。「我常常跟我先生開玩笑，說這就是『現世報』！有時候我有一些挫折、沮喪的時候，我就會在心底問上人，這個開悟之

情要還到什麼時候？我想，下一次見到上人的時候，我一定要問，但是當面見了我又沒開口，我早知道我會一直去親近菩提。」

那是我們的學生嗎？

不再抗爭的黃馨嬌，對學校冷漠以對，注意力轉向校外活動。

「那時候我們有制服但是都穿便服，我覺得自己頗有姿色，穿很高、很高的鞋子，很短、很短的裙子，配上露臂的衣服，有時候要穿稍微露點胸前的。我買了很多、很多的洋裝，都穿一些很另類的衣服，上了妝，然後出去約會，跳舞。」

「有一次趕著去跳舞赴約，我就化了妝，兩頰塗上腮紅，穿得很辣，覺得自己很性感，也不知道上人在，就這樣搖搖擺擺的走出去。上人看到了問宣師父：『那位是我們的學生嗎？』現在想起來覺得很糗，我當時一定像個小妖怪。」

宣師父是黃馨嬌那一組的師父，那時學校將學生分組，每一組都有三個懿德媽媽和一個師父。



懿德媽媽

上人從慈濟委員當中舉拔出懿德媽媽，希望她們以言行身教，成為學生的模範，「我則把懿德媽媽當成是學校派過來的間諜，你想，無緣無故多出來三個媽媽，對你非常好，你會不會心生懷疑？也許是先前的抗議事件，讓我對學校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，我把懿德媽媽當成是學校派過來的洗腦份子，在心裡產生很大的排斥。」

因為不認同，黃馨嬌很少參加懿德母姊會所辦的活動：「我對那些事情嗤之以鼻，覺得為什麼要花我的時間去參加那些無聊的事。但是我們那一組的同學，就常常會在我桌上放一些蘋果、糖果、卡片之類，跟我說是懿德媽媽要送我的，我剛開始只是『喔！』的回應，但是心裡覺得很溫暖。經過好長的時間，我看到她們無怨無悔的付出，而我總是以前冷漠的態度相對。」

撥穗那一刻

「我心中的結一直沒有化開，就這樣冷漠到畢業，一直到撥穗那一刻

（註：護專學生畢業時，身著學士服，已授正學位的學生，由上人親自為其撥動學士帽上的流蘇，稱之為撥穗。）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上人輕輕撥動的那一剎那，我在心裡發願，我告訴上人，我一定會做好護士的角色，然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人家說頓悟、頓悟，我大概就是在那時頓悟了，知道自己要什麼，未來要走什麼方向。面對懿德媽媽的時候，我心裡湧起萬般辛酸，好捨不得，我真的，真的，好多話想說，但說不出來，我哭得很兇，哭得十分淒慘，想到過去的時光，想到當大家都在大廳集會的時候，我一個人遠遠站在二樓，冷漠看下面一群傻瓜，我想到懿德媽媽對我總是比別人多了一份包容和愛。我哭得欲罷不能，走出禮堂時，眼睛腫得跟過敏一樣。」

現在如果遇到有些挫折的懿德媽媽，馨嬌主任會安慰她們：「也許現在的付出看不出結果，付出一年之後也還是看不出結果，甚至畢業後同樣沒有結果，但是已埋入一顆善的種子，每顆種子的時序不同，因緣具足的時候，種子會開花結果，有些人快，有些人慢，當開花結果的那一刻，那些曾經受懿德媽媽關愛的人，會非常非常的感念。」

畢業以後，黃馨嬌進入慈濟醫院工作四年，之後申請獲准赴澳洲留



學一年，在這期間，她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，她的夫家因為認同慈濟，全家鼓勵她繼續為慈濟服務。

生生世世都在菩提中

「我常常在想，我跟慈濟的這分緣，一定不只是這一輩子。我昨日去禮佛，面對三寶佛像，從心裡綻出微笑，我笑，是因為我知道，我與慈濟的緣是累生累世的，是生生世世都要結合在一起的。我突然領悟，原來在十多以前，當我第一次看到三寶佛像時，哭得那麼傷心，是因為在我腦海中，早就有這樣一幅畫。我知道，縱使下一世我墮入凡塵，淪落任一道，在世間浮浮沈沈，只要我再看到這一幅畫，就會回到當初那種虔敬追隨菩薩的心，回到清靜的本性。」

在成長的階段中，每一個階段，自己既是自己的敵人，自己亦是自己的救星，成長需要付出磨練與掙扎，但是只要方向正確，「願大、志堅、氣柔、心細」，終究可以耕耘自己的福田，黃馨嬌以堅定的意志，造就自己，進入了善美的境界。